

茗菴漁隱叢語

致

14  
1475  
55



門 14  
號 1475  
卷 55

昭和十五年  
十一月二日  
晴

漁隱叢話卷二十七

東坡二

復齋漫錄云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惟當渡弱水不  
怯如臯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臯路相迎巧笑間  
蓋用賈大夫事耳而黃朝英緗素雜記乃謂東坡錯用  
如臯事故云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承  
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臯試  
解顏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鑿之  
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臯雖不獲雉尚期一笑哉若二

魚隱叢話卷二十七 後集一 海山仙館叢書

公者真可謂得傳意

復齋漫錄云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小杜臺城曲兩句云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被收今之坡詩爲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蓋彼不記小杜詩也

藝苑雌黃云前漢龔遂傳有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之說坡和段逢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

百屢則誤以一百本爲五十本矣陳孔章爲袁紹檄豫州又言曹操之罪云特置發邱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遊聖女山詩云縱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則誤以校尉爲中郎矣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謂蒸鵝鴨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贈陳季常詩曰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則又以鄭餘慶爲盧懷慎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屨尙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簷東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

仙簷蓋取李太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卽無雪  
事矣贈王子直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  
頭誰不愛其語之工然南史孔德彰門庭之內草萊不  
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  
鼓吹何必效蕃卽無笙歌之說次韻滕元發寄詩云坐  
看青邱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  
青邱徬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帶芥  
蒂芥刺鯁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邱已吞雲夢  
芥之說皆非也

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  
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  
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  
下谷然則知白守黑不可謂之名曰谷也又詩中言宋  
廣平爲鐵心夏仲御爲木腸亦皆與本處不合

復齋漫錄云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  
宗時陳道士所修葺花木亭臺四時遊客不絕東坡詩  
所謂玉仙洪福花如海是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  
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

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方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觀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其失自退之矣

藝苑雌黃云老杜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山谷題劉將軍畫鵝詩還似山陰書罷舉羣驅向王家而前輩詩又有鵝費羲之墨書罷籠鵝去

數紙尙可博白鵝山陰不見換鵝經白鵝曾換右軍書皆不斥言所書者何經西清詩話載李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考之晉史逸少所寫乃道德經非黃庭也太白蓋誤用此事比觀梅聖俞謝宋元憲贈鵝詩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聖俞此語豈亦承太白之誤歟又觀白氏六帖所載亦言黃庭經則古人誤用此事非獨太白爲然也茗溪漁隱曰呂居仁寄朱希真詩云主人鵝可換更爲寫黃庭亦沿襲誤用也余謂太

白又有詩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  
會別主人則又謂道德經矣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  
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  
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  
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  
民民以傳孔點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度江飄淪惟有黃  
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  
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

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  
山陰曇曠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  
練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  
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晉  
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  
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  
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  
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前殆未  
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帖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

海陽叢書卷二十七  
三  
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尙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

茗溪漁隱曰世傳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序皆爲王會稽書余觀諸公評論各有區別今悉著於篇蓋欲其知是否耳永叔云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石本已愛其不俗遂錄之旣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藏此本數世矣世傳王羲

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魯直云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旣初缺亦難辨真僞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二公雖不明言黃庭經爲王會稽書然亦疑似其語蓋牽於世俗之傳故耳永叔云樂毅論石在高紳學士家紳死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秘藏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家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石本矣金石錄云集古錄言樂毅論石已焚之非也元祐間故郎官趙竦常挈

石隨行已斷裂用木匣貯之沈存中云王羲之書舊傳  
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  
哀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  
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後傳人間或云  
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藏高紳學士家皇  
祐中紳之子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猶在予嘗見之  
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後十餘年安世  
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安世亡不知所在或  
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今之樂毅論皆其摹本也魯直云

樂毅論舊石刻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  
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其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  
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弟非無福  
氣但病在韻耳觀此則樂毅論時所珍愛如此但舊本  
今難得耳永叔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  
寫經手所書耳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  
其精粗不同耳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  
云僧行敦皆與二人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卽知寫經  
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子瞻云歐公言遺教經非逸



少筆以其言觀之信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  
 不解辨况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  
 筆畫精穩自可為師法魯直云遺教經不知何世何人  
 書或曰右軍書黃庭堅曰吾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  
 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瘞鶴銘  
 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  
 筆畫也則諸公之論如此其遺教經非王會稽書審矣  
 永叔云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  
 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

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  
 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  
 取裝軸金玉而弃之於是魏晉傳授以來諸賢墨蹟遂  
 復流落於人間太宗時搜訪所得集為十卷俾摹傳之  
 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  
 已失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子瞻云唐太宗訪晉人書  
 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  
 故孫莘老咏墨妙亭詩云蘭亭繭紙人昭陵世間遺蹟  
 猶龍騰魯直云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

以來似藏在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其妙蹟惟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彷彿存古人筆意耳又云蘭亭亭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畧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余性亦嗜古刻所得蘭亭亭亦數本肥瘦不同並存之聊爲佳玩洪慶善頃知憲江左以黃庭

經樂毅論見遺殘缺過半云得之鄱陽余觀秘閣曠帖有此二刻皆完好無一字殘缺則知此爲舊本矣

藝苑雌黃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於理無害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孔融詩云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笑習脂黃魯直有和荆公西太一宮六言詩云啜羹不如放麀樂羊終愧巴西按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邪漢臯詩話云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圖畫畫圖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類方

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  
後人亦難倣之若不學矩步而學奔逸誠恐麟鳳  
木草川山之句紛然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  
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  
青江綠水對野草閑花以此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  
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  
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爲可信

許彥周詩話云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

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  
嘗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善誘人也

復齋漫錄云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曰東坡晚往迂其歸  
置酒相勞各舉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  
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  
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師友談苑云東坡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  
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  
公蓋當時士大夫倣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焉

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爲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藝苑雌黃云予與潘伯龍食榧子乃言諸處榧皆不及玉山者予方悟東坡詩有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之語恐是上饒玉山縣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東陽縣所生榧子香脆過它處予攷集韻榧字注云木名有實出東陽諸郡而本草榧實注亦云今出東陽諸郡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

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効旣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坡題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正此意也茗溪漁隱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固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也

茗溪漁隱曰吳興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蚊蚋子瞻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窓飛豹脚雨餘欄楯上

蝸牛真紀實也舊說秦州西溪濱海多蚊范文正爲監  
鹽題詩云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莫要  
問前程想與吳興同患也

龜山語錄云因論蘇明允衡書權書觀其著書之名已  
非豈有山中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  
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  
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  
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  
後致太平且曰才以用兵爲事只見騷擾何時是天下

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  
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  
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荅溪漁隱曰龜山謂老蘇爲荆公所薄余觀張安道作  
老蘇墓表老蘇亦自鄙荆公益道不同不相爲謀宜其  
矛盾如此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  
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  
于聖人歐陽修亦與之善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  
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

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  
奸論一篇當時見之者多不謂然曰嘻其亦太甚矣先  
生既歿三年之後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茗溪漁隱曰題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  
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  
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  
舟經舍下彈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  
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  
官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

蒙曰常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曰吾戲耳  
茗溪漁隱曰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路小  
溪深處是何山高入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汪  
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  
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太守以其居  
爲寺而名其山

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  
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  
句云眼方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

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漁隱叢話卷二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東坡三

東坡云黃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淖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若使縱火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岍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因以小舟載酒飲於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山上有栖鶻亦

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江夏辨疑云周瑜敗曹公於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然江漢之間名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

東竟陵今復州

一在齊安郡之步下

齊安今黃州

一在江夏西南

二百里許

今屬漢陽縣

予謂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

也按三國志建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旣而琮降備走夏口冬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戰不利又周瑜傳曰備進往夏口孫權遣瑜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夫操自江陵而

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故酈道元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左逕百丈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將軍處也江水又東逕大軍山南由是觀之以大軍山而考合其處所可以無疑矣此嘉魚圖經所謂赤壁山在縣西北步道七十里者也夫山川土地異處而同名者寧復少哉如熊耳山爲導洛所自者乃在於虢而敗赤眉積甲與山齊者自在洛矣此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於齊安蓋齊安與武昌相對意以孫氏居武昌而常



海陽叢書卷二十八  
二  
爲曹公所攻卽戰於此者邪客亦有謂予曰今九江之  
下有散花洲乃瑜戰勝犒燕軍士散花於此也嗚呼是  
信習俗之過也

東坡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南都  
撥心麵作槐芽温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  
蒸子鵝吳興庖人所斫松江鱸膾繼以廬山康王谷水  
烹會抗鬪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  
賦亦足以一笑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

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又寒具詩云織手搓來玉數  
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  
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  
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添酥醝則不可知人間決  
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醞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  
將北海金鑿罍錯比東坡玉糝羹

上庠錄云兩學公厨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  
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得之往往轉送  
親識詢前輩云元豐初神廟留神學校嘗恐飲食菲薄

未足以養士一日有旨詣學取學生食以進其日食饅頭神廟嘗之曰朕以此養士可無愧矣自是飲食稍豐潔而饅頭遂知名

唐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東坡之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茗溪漁隱曰赤壁後賦云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晏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

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此賦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二道士羽衣翩躚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矣余嘗見陸遠畫赤壁二賦因以此詰之渠爲之閣筆高道傳言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徘徊上親射之其鶴帶箭翥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有道觀徐佐卿嘗自稱青城山道士一歲凡三四至觀一日忽自外歸攜一箭

海陽叢書卷二十八  
四  
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爲此矢所中已無恙矣然此箭非  
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至此當付之復題其時云十三  
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見其箭命取閱驚異之  
乃知沙苑所射之鶴卽佐卿也此賦指道士爲鶴正暗  
用此事

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鵲栖於喬  
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  
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遊赤壁而鵲巢已  
亡作詩示何次仲云緩尋翠竹白沙游更挽藤稍上上

頭豈有危巢尙栖鵲亦無陳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  
老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在江  
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  
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鱗當見水人猶怒鵲  
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  
首皆言鵲巢蓋推賦而言也

藝苑雌黃云古人文章中多言盧橘李白詩盧橘爲秦  
樹蒲桃出漢宮宋之間詩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又  
云冬花掃盧橘夏果摘楊梅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

海陽叢書卷二十八  
五  
衰而蔡君謨荔枝譜亦云道里遠絕曾不得班於盧橘  
江橙之右皆不顯言盧橘爲何物東坡集中言真覺院  
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  
杷作詩有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之句蓋指盧橘爲  
枇杷也故僧惠洪冷齋夜話載此意而筠谿甘露集中  
有嘗盧橘一絕云皮似棓柿鬆而剝核如龍眼味甘鮮  
滿盤的皦如金彈叢子分嘗憶去年此正謂枇杷然山  
谷以謂夔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者疑其爲盧橘則  
與東坡之意相戾予嘗攷之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

之東青鳧之所有盧橘其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爲建安  
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曰盧  
橘夏熟近是也魏書花木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  
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則盧  
橘似非枇杷故上林賦旣言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然柿  
不應如此重複不知東坡何所據而言復齋漫錄云唐  
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  
橘夏熟黃柑橙榛枇杷然柿亭奈厚朴則一物爲二物  
矣然予觀張勃吳興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

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張勃之說既如此則相如之賦殆未可以爲失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此帖乃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東坡以爲子敬帖誤矣韋應物答鄭騎曹青橘絕句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尤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應物嘗爲蘇州刺史所言洞庭

卽太湖中洞庭山或云用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魯直謝檀君寄黃柑云色深林表風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間書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爲慳右軍又一帖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魯直誤用爲三百豫章集又載魯直語余往時以爲右軍帖中贈予黃柑三百者亦誤也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莊法帖中皆墨本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帥定武和曾仲錫元日見寄云燕南異事真堪紀三寸黃柑擘永嘉宋武帝子義康時四方

海山仙館叢書卷二十一  
七  
獻饋皆以上品薦之而以次者供御文帝嘗冬月噉柑  
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殊有佳者遺還東府  
取柑供御大者三寸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  
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  
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帶終已矣白雲長不還  
其後又有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  
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  
一篇也

茗溪漁隱曰雪詩云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  
掣用杜詩或看翡翠蘭君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云泥  
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用杜詩腕促蹄高如  
踏鐵交河幾蹴層冰裂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云偶尋流  
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  
白早歸來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  
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  
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  
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卷此詩

海山仙館叢書卷二十一  
雖言謫仙實指公擇以事與姓皆同故也又濟南和公  
擇詩云傲裘羸馬古河濱野濶天低糝玉塵自笑飡氈  
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爲蘇李也東坡作詩用事親  
切類如此它人不及也

茗溪漁隱曰謁告絕句云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  
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事見楞嚴  
經月光童子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窓觀室惟有清水  
徧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  
水作聲顧聆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爾時童子捷來

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卽開門入此中  
除去瓦礫童子奉教我後出定身質如初古樂府云昔  
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中叟  
前致辭室內嫗粗醜故薄薄酒云醜妻惡妾壽乃公用  
此意也次韻李邦直感舊云婉婉有時來入夢溫柔何  
日聽還鄉用退之旅宿夢婉婉之句溫柔鄉事見飛燕  
外傳

東坡云世之蓄某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  
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

古所病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  
爲太息若溪漁隱曰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  
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僞相半其後居  
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爲善本世傳前集乃東  
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絕少如御史  
府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題申王畫馬圖非其所  
作故皆無之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  
爲闕文也山谷亦有兩三集行於世惟大字豫章集并  
外集詩文最多其間不無真僞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

集李彤朱敦儒正是詩文雖少皆擇其精深者最爲善  
本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云魏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  
諫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  
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余讀鄭公出  
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  
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  
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蹄夜猿  
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



布無二諾候羸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  
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  
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

茗溪漁隱曰余讀三蘇文有諫論上下二篇其間云吾  
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  
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復齋乃云  
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為諫諍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  
心正也諫論中初無此等語不知復齋何從得之邪余  
觀諫論殆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

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以示歐文忠  
公公答聖俞書畧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  
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與  
子游翁如退之蹈軻邱尙欲放予出一頭酒醒夢斷四  
十秋蓋敘書語也

文昌雜錄云余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舟每晴霽烟霧  
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  
市茗溪漁隱曰東坡言予聞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嘗

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  
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云東  
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  
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  
寒冰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  
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見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卒  
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  
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  
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

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漁隱叢話卷二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東坡四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  
不作巫陽雲雨仙茗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爲戲略  
去洞房之氣味翻爲道人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  
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咤其佳麗塵俗哉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  
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  
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住還因  
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  
唐何其婉媚也復齋漫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

婢名曰朝雲善吹箎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箎  
羌人無不流涕後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然  
則名婢曰朝雲不始於東坡也

茗溪漁隱曰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  
翛翛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  
卧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  
東坡此語似優於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咏景物於長  
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捷如廬山開元漱  
玉亭首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來悲風劈開青玉峽飛

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  
哉斯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  
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夜起  
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  
此白雲盤此聊舉四詩其它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  
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等語精研絕韻真他  
人道不到也

復齋漫錄云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  
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在京師

居紅橋子第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齋中一日東  
坡過而謂曰斷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  
其形于四傍予爲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  
者凡一十有六雙琥璣三鹿盧帶鈎琫琕瑠璃杯水蒼  
佩螳螂帶鈎佩刀柄珈瑱瑱璧珥珥楹璩璩等是也伯  
時旣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于積壤中  
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包  
以裊褌栖以髹匣昇致京師置之宣和殿中其十六種  
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

伯時序跋昔雖有之今皆亡去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  
末不著因存之茗溪漁隱曰洗玉池銘云惟伯時父弔  
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璫鍼秘錯落其室旣獲  
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也久就淪墊時節沐浴以幸斯  
石則此銘固已敘其事矣復齋乃謂始予讀之皆不得  
其說者何也

茗溪漁隱曰和道潛放魚詩云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  
校人欺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命子展子產帥車七  
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美入數俘而出注子美

卽子產也東坡詩用此或以孟子所言有饋生魚於鄭  
子產校人烹之疑非子美蓋不會見此耳

蘇子由鳳唼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  
得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  
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  
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卽厚者不及徑寸最後得  
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也子瞻方爲易傳日効于前與  
有功焉故特援筆凝神而爲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元  
之蠹穎之賊涵清泉闕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

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  
相時誰爲出茗溪漁隱曰予爲閩中漕幕常被檄於北  
苑修貢蓋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  
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甃其  
底止留泉眼特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  
回抱各有小淺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卽無深水瀦  
蓄滙以爲潭者子由所言味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  
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  
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

凰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  
如有膚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溢墨熙寧五年  
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研而求名於余余名曰鳳味  
又云僕好用鳳味石研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真者皆爲  
黯黥灘石所亂盡出於逐利之所爲余於叢話前集已  
辨鳳味研非出於北苑乃劍浦黯黥灘石蘇氏伯仲爲  
王頤所紿信以爲然故反以此灘之石爲亂真耳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  
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研故世所珍也石雖多

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爲孔毅甫作龍尾研銘云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此羅紋石也又詩云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邇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窓虛愧相嫵媚令君曉夢生青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水蠶吐蠶抽銀葱仙女鳴機號月窟雲綃裂斷擲殘繡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

泓空俗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研譜云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歛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石矣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也李長吉詩雲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剗挹水含滿唇暗洒萇弘冷血痕劉夢得答唐秀才贈紫石硯詩雲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



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蟾吐水霞光淨彩  
翰搖風絳錦鮮

東坡銘云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蓋  
言其發墨與滋潤也研譜云端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  
病也余謂不然若犀象之有文皆物之奇也烏得以病  
言之舊見士人王堯佐所蓄端硯其一眼正圓大若芡  
實青綠黃相重其色鮮美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誠爲罕  
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傳四方以此爲辨若唐州紫石  
有絕佳者與端石亂真特以其無眼故得以辨之研譜

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獨不云唐州紫石  
蓋出於近歲余嘗侍親之官合肥合肥與唐鄧相去匪  
遙商人多販此紫石研來因置得之雖色澤可愛然膩  
甚不發墨計世間必多有此研往往人皆以爲端石矣  
綠石出於洮河研譜云性慳不起墨不耐久磨山谷與  
文潛皆云堅可磨刀劍余未嘗見之故莫能定其是否  
也山谷從人覓綠石研云久聞岷石鴨頭綠可磨桂溪  
龍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兔毫文潛和魯  
直惠洮河綠石冰壺研詩云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

解十二牛千年虜地困沙礫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駕八馬森幢旒平生筆墨萬金直奇煤利翰盈篋收誰持此研參几案風瀾近手寒生秋抱持投我棄不惜副以清詩帛加璧明窓試墨吐秀潤端州歛州無此色銅雀臺瓦研以古物而見貴於世瓦頗有青色其內平瑩厚有及寸許者上多印工人姓氏皆八分隸書也六一居士答謝景山遺古瓦研歌畧云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紋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敝絮各有用誰使鐫鑱凸與凹東坡作

山谷銅雀硯銘云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直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邱將復爲麟獲穎濱遺老云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研甚堅而澤歸以遺余爲之銘畧云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埏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研明窓細氈東觀餘論云研譜言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

羽陽官瓦十餘枚若今之甯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  
字其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  
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耳硯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  
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  
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滋液  
出於其間以手摩拭之久而黏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  
開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卽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  
有如雨露自得茲石而端歛之石皆置之巾笥不復視  
矣研譜云紅絲石研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

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墨爲之乾  
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東坡云唐彥猷以  
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  
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余今折衷此三說東  
坡之說與彥猷合而永叔之說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  
澤而不枯燥但堅滑不甚發墨彥猷如青社日首發其  
秘故著硯錄品題爲第一蓋自奇其事也至永叔乃謂  
紅絲石研須飲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則  
非硯材矣因記談苑云徐鉉工篆隸好筆研歸朝聞鄴

人耕地時有得銅雀臺古瓦琢爲硯甚佳會所親調補  
鄴令囑之經年尋得古瓦二絕厚大命工爲二硯持歸  
而以授鉉鉉得大喜卽注水將試墨瓦瘞久燥甚得水  
卽滲入旋注旋竭有聲噴噴焉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  
終不可用與常瓦無異然則永叔之說母乃類此乎  
茗溪漁隱曰遯齋閑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爲  
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搜索其可與終身俱者惟硯  
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徧尋初無此語惟硯錄  
云余生十五六歲卽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

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任取用之不乏至於可  
與終身俱者獨研而已則知遯齋所云誤也

東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  
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是可嗤也石昌言蓄李廷  
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  
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  
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此通人之一蔽也  
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茗溪  
漁隱曰東坡前詩乃和舒教授觀所藏墨其畧云世間

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籠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  
肯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  
磨墨磨人併應未罄鬻先耻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  
數枚云是庭珪所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  
多皆疑而未決也又陳履常云晁無斃有李墨半丸云  
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  
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庭  
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  
乏奇珍異寶乏識者耳詩云秦郎百好俱第一烏瓦如

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  
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鑿無遁形王家舊  
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  
遜齋閑覽云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  
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庭邽其後  
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李廷邽  
字者李超墨亦不精庭珪之弟庭寬庭寬之子承晏承  
晏之子文用文用之長子爾明次子爾光爾光之子丕  
基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

海隱叢書卷二十一  
珪墨爲染飾今人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然墨喜精堅多珍寶之愈久而愈妙也

東坡云潘谷作墨所以精妙軼倫堪爲世珍者惟雜用高麗煤故也以是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茗溪漁隱曰余謂李墨旣爲難得則潘墨亦非易求然今世無

二人佳墨終不乏固不必愛奇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東坡五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爾且寬饒正

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爲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議疑可以止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在御史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



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吏亦爲之一笑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况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樾枯葵已怯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其微文謗訕天平寧有是哉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熙寧三年三月春放榜韓秉國呂

惠卿初考阿時者皆在高等訐直者皆在下等宋次道劉貢父覆考皆反之吳冲卿陳述古多從初考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位革而新之冲卿等奏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三上令陳相面讀均祖洽策擢祖洽第一又問德卷所在德者佃卷號也擢第三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茗溪漁隱曰唐昌觀玉蕊鶴林寺杜鵑二花在唐時爲

盛名聞天下玉藥花尤有詞人賦詠唐百家詩選載王建詩云一樹籠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劇談錄云上都安樂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尊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女冠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皆見舉轡百

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劉賓客有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續仙傳云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艷色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寶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奇絕常聞汝能開頃刻花此花可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爲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卽歸閨苑今爲道者開之

來日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  
信歸閬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寂無詠此花者惟東坡  
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  
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光發  
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云安得道  
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皆用此故事也余嘗謂小  
說載事好爲附會以聳動人觀聽使讀之者忘倦每竊  
疑之凡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藥花則言

有仙女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又摭遺云蜀州  
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人高髻大袖倚欄而  
觀題詩於壁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花有兩般憑  
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詩思清麗豈非神仙  
乎又龍城錄云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  
暮於松竹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出遊時已昏墨殘雪  
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  
叩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歌舞師雄醉寢但覺風  
寒襲人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梅花樹下有翠羽

沙隱叢書卷三十一  
五  
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凡此之類其言怪誕無可考據誠是虛撰不足信矣

藝苑雌黃云維揚后土祠有瓊花潔白而香天下惟此一株故好事者剏亭於其側曰無雙韓魏公詩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蓋謂是也比觀晏元獻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后土祠玉蘂花詩序云此花因王禹偁更名瓊花案李善文選注瓊赤玉也蓋王之誤故晏集有拒霜花詩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蘂瓊房綻蓼風又紅梅花詩巧綴瓊瓊綻色絲三千宮面宿胭脂又紅蓼詩

絳英瓊粒傲霜前冷落池臺亦自妍又泛濠至祁氏園詩素花皎霜雪紅艷比瑤瓊皆注云瓊赤玉也其意蓋欲辨證世俗之謬案許慎說文亦以瓊爲赤玉然瓊花之名至今不改豈其相承之久歟又王彥輔塵史云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瓊退之雪詩云若非煇鵠鷺定是屑瓊瑰又有今朝踏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等句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敘幽居之趣蓋以文爲戲自此老故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谷

漁隱叢書卷三十一  
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九日齊安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又有詩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臺泰山小東坡用其語作詩云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故言紫微壺又牧之詩何如釣船雨篷底卧秋江又憶齊安郡云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

雨送秋東坡用其語作詩云客睡不妨船背雨又云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拍岸風

茗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有也銘略云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藏春朝花郊秋夕月塲無脛而趣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

海山仙館叢書卷三十一  
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畧云我兄和冲塞剛  
立柔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盤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  
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穎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  
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近時吳傅朋以東坡此銘改數字  
更爲擇勝閣銘而書之不知者乃以爲傅朋作極可笑  
也

茗溪漁隱曰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筆力少而  
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  
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

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爲詩精鍊華妙不見  
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  
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  
論矣

茗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略云園之北因  
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  
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  
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  
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

海山仙館叢書卷三十一  
八  
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蓋效習鑿齒  
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  
可喜也鑿齒與弟祕書云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達襄  
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盡  
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  
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睇城邑懷  
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  
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策躊躇慨然而泣曰  
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

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  
以感其方寸哉彥章月觀記云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  
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  
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  
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  
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  
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  
四六談麈云東坡嶺外歸與人啟云七年遠謫不意自  
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

復官表云一毫以上皆出於上恩累歲偷安有慙於公  
議秋毫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若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尙陳中聖  
之觴後夜渺茫徒掛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  
的

若溪漁隱曰次韻沈長官詩云莫道山中食無肉玉池  
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灑玉池  
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  
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

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也

東坡泗州大聖傳云和尚河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  
從來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河國余在  
惠州忽被命謫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語余  
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  
尙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  
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之前  
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  
夙世有少緣契乎若溪漁隱曰參寥有詩誌此事云臨



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于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  
公盛德未全衰

若溪漁隱曰子由古史云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  
授首於劉項按史記二世爲趙高所殺子嬰立降漢王  
漢王以屬吏項王至斬之則授首於劉項者乃子嬰非  
二世也又云陸遜之於孫權高潁之於隋文言聽計從  
致君於王伯矣而歧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  
余按吳志陸遜上疏諫孫權不宜易太子權不聽因憤  
恚卒又按北史煬帝以高潁諂訕朝政誅之二人非孫

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  
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澤化行閭井淳張  
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  
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無已答李端叔書云蘇公  
之門有四客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  
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然而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  
詩詞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于詩  
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辭今日乃當付之少游  
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

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  
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紆桃  
李晁論嶒崢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  
兼全也

復齋漫錄云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  
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  
鴉過別村下句與張相合

東臯雜錄云李廌方叔祭東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  
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

氣

漁隱叢話卷三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寬夫園待月以金荷葉酌客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加點或以爲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疎誰傾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嫦娥何處駕此一輪明玉寒光零亂爲人偏照醺醉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徑繞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

萬里難得樽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  
孫郎微笑生來聲歎霜竹茗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  
繼東坡赤壁之歌余故列東坡之詞於左方大江東去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  
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  
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  
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  
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云公嘗游皖樂山谷寺

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  
不名字以配東坡云

復齋漫錄云無已呼山谷爲金華仙伯故題李白真詩  
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蘇養直詩亦云但  
見金華仙伯語筆端邱壑飽經心茗溪漁隱曰葛洪神  
仙傳云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  
至金華山石室中其兄初起入山索之累年不得後隨  
一道士歸初起見而問曰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兄  
往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爲羊後易姓爲赤松子

不知無已呼魯直爲金華仙伯若取其同姓皇固非黃矣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若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以爲異書邪

若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因戲答云知公家亦闕掃除但有

文君對相如政當爲公乞如願作書遠寄宮亭湖錄異傳云廬陵歐陽明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遂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東坡云眼惡剔抉齒便漱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此語本出魯直云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

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

茗溪漁隱曰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於比喻何害其爲好句也

冷齋夜話云徐師川言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

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爾安能爲哉而反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未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茗溪漁隱曰魯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日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婬欲飲酒食肉設復爲之當墮地獄爲一切衆生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

也其後悉毀禁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  
渴愛江清作五詩其一云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愛中  
年剛制之常懼作灾怪連臺盤拗倒故人不相貸誰能  
知許事痛飲且一快嘲小德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  
涯學語囀春鳥塗窓行暮鴉欲嗔主母惜稍慧女兒誇  
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謝榮緒割獐見貽二首云何  
處驚麕觸禍機煩公遣騎割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糲  
飯寒齏得解圍二十餘年枯淡過病來筋下劇甘肥果  
然口腹爲灾怪夢去呼鷹雪打圍傳云飲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難節之則爲易乃近於人情也  
東皐雜錄云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囀書窓秋雁斜  
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窓行暮鴉以是知詩文不厭改  
也

茗溪漁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  
跼踏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  
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  
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觀詩  
意皆是言明皇末年事余以唐史考之明皇幸蜀還居

興慶宮李輔國遷之西內居甘露殿繼流高力士于巫  
州詩云南內誤矣又以元結本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  
有時議三篇指陳時務而已初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  
父子間不知魯直所謂臣結春秋二三策者更別出何  
書也魯直以此配臣甫杜鵑再拜詩子美杜鵑詩正爲  
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次山春秋二三策亦當如杜鵑  
詩有爲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爲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  
也或云魯直蓋用孟子吾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  
元結果何預焉如顏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

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  
禮東坡謂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區於放  
生哉此事若用之却爲親切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秦  
少游作不惟浯溪有少游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游  
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爲病  
蓋李退周詩云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  
力士以羅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遊  
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若溪漁隱曰余



遊浯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  
耒文潛後云秦觀少游書當以刻石爲正不知子蒼亦  
何所據而言邪

東臯雜錄云中興頌刻南崖石鑑江之南北數里草木  
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行數驛夢山神追  
取卽載還龕置崖上但方二尺許爾余偶命從者洗其  
旁二丈餘皆光瑩可鑑僧驚云未見也

茗溪漁隱曰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鑑物與浯溪崖  
石政相類人因呼爲石照蘇黃門嘗題詩云雲開石照

鏡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

白鬚多

茗溪漁隱曰予官閩中見其風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  
囡顧况有詩云郎罷別囡囡別郎罷及至黃泉不得在  
郎罷前乃知顧况用此方言也山谷送秦少章往餘杭  
從蘇公詩班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  
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罷皆  
用顧况語也

復齋漫錄云題子美浣花圖云隣家有酒邀皆去得意

魚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贈晁無咎詩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按捨遺記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圉人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事但言渴於酒羣輩呼爲渴羌也

茗溪漁隱曰真誥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槃厚五尺許云穿此槃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昇太清故觀伯時畫

馬詩云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窓不邀令人瘦卽前事也北史云齊高歡在勅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應詔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沙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故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此語殊有所本也

茗溪漁隱曰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

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  
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  
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  
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  
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  
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  
人至此往往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又文昌  
雜錄云禮部李侍郎說秘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  
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人同行小

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陰霧中人面  
相覩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帆狀其  
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旣遠乃沒故呈  
孫莘老詩云巒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  
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弄夕霏莘老又是高郵人用此  
事以擬之大爲切當

復齋漫錄云自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  
小詩以紀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  
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

髮舊山修水異，日同歸處尊罍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不成句。已斷離腸，知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滴盡空階雨。山谷和云：烟中一線來如路，極目送歸鴻去。一曲陽關雲外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愁人處。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筵醉時句。度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窗南浦，共捲西山雨。洪覺範和云：綠槐烟柳長亭路，恨耿耿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碧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復齋漫錄云：唐朱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茗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爲骨玉爲肌。暗香已壓酴醾倒，只愧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却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山澤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卽此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茗溪漁隱曰：余閱華

嚴經合論云觀世音住居補陀洛迦注云小白華山觀世音菩薩居之爲諸菩薩說慈悲經此山多有小白花甚香山谷所言卽此事也

藝苑雌黃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根須辰日斲筍看一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按筍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卽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故晏元獻詩云苒苒涓濱族蕭蕭塵

外姿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纖莖潤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於酒人黃元明詩云夏栽醉竹餘千箇春冀辰瓜滿百區

復齋漫錄云諺云情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爲詩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蘽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爲得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

漁隱叢話卷三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山谷下

茗溪漁隱曰零陵郡澹山岩秦周貞實之舊居余往歲  
 嘗遊之因見李西臺黃太史詩刻愛其詞翰雙美因搨  
 墨本以歸真佳玩也西臺詩石刻漫滅九字不可辨因  
 闕之詩云常思羽衣人宅此岩崖傍 通大道元關  
 掩中黃古朴宮殿 偃亞松桂香洞戶漏夕月木罅生  
 陽疊齒上層巔露井連曲房斷壁橫廣幕蠹石排吟  
 蟄痕燕穴空乳溜虬鱗張清泉弄春 靈草經冬芳

自笑老倒容誰 刀圭霜金版佩上籍玉音歌洞章  
夜森立絳節朝飛揚咫尺仙路高喧囂機世忙浮埃  
走車馬奔迸多事場真地擁烟霞根本無爲鄉不到久  
歎息一來徒悲傷但聽鏗華鐘所得心耳涼太史詩二  
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斷俗子塵春蛙秋  
蠅不到耳夏涼冬暖總宜人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  
樹仙家春惜哉此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鑱翠珉其二云  
澹山澹性人安在徵君避秦亦未歸石門竹徑幾時有  
瑤臺瓊室至今疑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

閩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澹岩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爲書之盛莫盛於  
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駉下至楷書  
手陳遊環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  
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  
不能忽不爲耳

茗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猷東坡謂李  
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  
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

岩詩清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爲一時之絕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浴下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尙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多彷彿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水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窓棐几開卷

首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詩許可如此真不虛美矣余素未曾見宣獻書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能用徐季海書意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富無遺恨矣又其書清瘦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余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爾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



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爲明之山谷云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于實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邇來士大夫惟荆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爲橫風疾雨之勢至于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

彷彿嘗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荆公嘗自言學濛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山谷云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者優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于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

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模自成一家所謂  
盧蒲嬖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  
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  
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  
海所乏者韻爾沈傳師道林獄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  
奇倔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  
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  
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  
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

谷云予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時時輒有其氣骨而人以  
爲殊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可謂眾目哉二公當時  
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  
華嶽三峰卓然參昂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  
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  
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  
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楊方駕  
則未之有也山谷白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  
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

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

六一居士云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適勁體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俱秀俊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俱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乏風韻余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

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如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力亦窮于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

風氣耳祕閣續帖劉無言箋題便不類 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余居茗溪閱無言書多矣晚年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評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黃之論具著於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茗溪漁隱曰涪翁晚年再遷宜州道出祁陽草書靖節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者其一也棲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鑱石于

嘉會亭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  
涪翁嘗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  
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  
見藏真真蹟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  
于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  
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  
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絕也東  
坡嘗跋之云墨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  
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

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  
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  
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怪  
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於董令升家  
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  
人書評疏于後見東坡于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其  
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  
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  
三雖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

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倜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邪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此其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

下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尙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其言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自李杜有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素草書歌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辭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惚如聞神鬼驚  
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  
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  
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  
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因殿中  
楊監見示張長史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祕  
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  
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  
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

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

旭蘇州人也

逸氣感清

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茗溪漁隱曰山谷詩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  
為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詩云將船何處  
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  
即為惡客山谷又一絕云破卯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  
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閑攜惡客來

復齋漫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麝  
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麝所自

若溪漁隱曰山谷此詩乃是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  
微鹿養茸非麝字韻復齋誤矣

若溪漁隱曰後山謂魯直作詩過於出奇誠哉是言也  
如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聖涂  
二亭歌絕去藪澤之羅兮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魯直言  
羅者得落羽以輸官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

藝苑雌黃云宿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  
予不解此語夔字不知作何訓嘗讀老杜課伐木詩序  
云維條伊枚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闕是補則旅次於

小安山有虎知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鏹焉墻實以竹  
示式邊為虎近此序所謂夔人正謂夔府之人耳不知  
山谷用此意否

復齋漫錄云薄薄酒云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仆之  
戮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按老萊子妻云妾聞之  
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  
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  
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于篆文無有又庵非屋不當從  
宀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今庵也後漢皇甫

規為中郎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  
庵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庵字為有依據茗溪漁隱  
曰廣韻云庵小草舍也菴菴藺果又菴羅果也集韻云  
庵園屋曰庵或從草菴菴藺草名或作菴魯直以菴非  
屋不當從广然與廣集二韻全不合殆亦難用殊不知  
漢史從省文借用為菴字耳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于高木士女袪  
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拖鈎涅槃經謂  
之罽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

者或云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然攷之字書  
則曰鞦韆繩戲也今其字從革實未嘗用革按王延壽  
作千秋賦正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自漢宮  
祝壽詞也後人妄易其字為鞦韆而語復顛倒耳山谷  
詩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桑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  
千秋索挑菜嬉游二月晴皆用千秋字蓋得其實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蕩紅半落平池晚曲渚飄成  
錦一張又云平生五色線願補衣裳魯直皆用其語  
詩云菰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罽



中五色線平生補衮用功深

藝苑雌黃云李濟翁資暇集云假借書籍云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啣還書二啣後人更生其辭至於三四因訛爲癡焉細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啣其義畧同或曰傭書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按廣韻云甌丑飢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瓶則借書一甌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蓋

此物也山谷詩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鑊魚莫惜借行千里遠他日還君又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字爲勝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敘而言敘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以此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

海陽叢書卷三十二  
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  
廣武雖云晚計太疎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  
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  
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剖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須復  
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許彥周  
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  
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  
薄於德矣東坡詩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  
用事當如此向背

茗溪漁隱曰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千里  
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  
子黃堂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絕相似蓋歎知音者難  
得耳

復齋漫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真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  
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泊寫真詩耳淡泊  
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茗溪漁隱曰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  
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蔓寒藤又云復

海陽叢書卷三十二  
三  
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  
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元老超羣公又云閉門覓句陳  
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諛甚悉以  
丈相呼更不復知其字疇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  
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  
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丈呼之是不會  
讀禮記寧不羞乎

復齋漫錄云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余問山  
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

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畧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  
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  
阮籍庾肩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邪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長  
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  
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  
仝子氣骨不相屬也絡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  
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  
家更覺其工

王符傳云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  
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又欲

彰顯其名故號潛夫論  
晉周顛字伯仁母絡秀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東將軍  
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  
一婢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因求為妾其  
父兄不許秀曰門戶珍粹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  
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後生顛及嵩謨並列顯位絡秀  
謂顛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  
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是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漁隱叢話卷三十二終

漁隱叢話卷三十三

秦太虛

藝苑雌黃云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  
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  
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其詞極為東坡所  
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為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  
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為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  
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  
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

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  
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  
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茗溪漁  
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寒景詞云斜陽外寒鴉萬點流  
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  
此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少游別蘇子由于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  
連雁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子由和云  
飲食逢魚鱓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青

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其下句乃取庾蘭成路  
已分于湘漢星猶看于斗牛也

復齋漫錄云少游爲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旣沒藤州晁  
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春朝退飛騎  
軋鳴珂碎齊謳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巖鼓斷杯盤藉草  
猶相對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  
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中云醉  
卧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陰下了不  
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

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蓋殺人也俞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大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茗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衆香鉢盛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太虛乃遷就押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春日云却憩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

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同子瞻  
端午日遊諸寺云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用老杜秦  
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  
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  
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  
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  
水濱吁嗟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邪殊  
不可曉也若以爲元撰自造此詩則數公之詩尙可庶

幾而少陵之四句孤韻出塵非元所能道也苕溪漁隱  
曰余閱淮海後集秦少游有秋興九首皆擬古人如韓  
退之李賀杜牧之白居易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  
韋應物內擬子美詩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  
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誰  
道義市朝衮衮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  
笥貧前四句與樹萱錄同竟誰作邪

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爲韓膺胄作枝巢詩建炎間在  
會稽一日語彼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

海陽叢書卷三十三  
四  
杙檉危中壘高聳塚中雛未知後成篇否茗溪漁隱曰  
元恠錄云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  
如三四斗益巴人異之卽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  
每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  
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  
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謂商山老  
每橘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居也若東坡洞庭春色  
賦云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  
人者遊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巴邛清霜後獨餘

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務  
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擿也

陳履常

復齋漫錄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  
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又寄黃充前四句  
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  
蓋無已得意故兩見之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玉山過彭門而無已廢居里中無  
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無已作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



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倒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  
勸我花前千萬壽莫休休白髮簪花各自羞無咎云  
人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腴艷發殆不類  
其爲人無已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于開府而此詞清  
腴艷發過於梅花賦矣苕溪漁隱曰乙酉歲余歸苕溪  
上才獲復齋漫錄見無已小詞因筆之

苕溪漁隱曰履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  
力已疲與溫公進呈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  
書之語共相脗合豈偶然邪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爲人或鏤金  
薄貼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無已立春  
詩云巧勝向人真耐老衰顏從俗不宜新更覺其工苕  
溪漁隱曰余閱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爲人或  
鏤剪金薄爲人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以識新歲更始所  
云止此卽無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復齋以無已  
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遂牽合撰此九字亦誣甚  
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謝于紫宸

海隱詩話卷三十三  
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爲人日家家翦綵或鏤金薄  
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今世多刻爲華勝像瑞圖  
金勝之形引釋名華像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  
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誠曰每見時人月旦  
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  
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繪加飾珠翠或以金銀  
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許彥周詩話云無已賦宗室畫詩滕王峽蝶江都馬一  
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詞丘園無起日江漢有

東流近世詩人罕匹其儔

茗溪漁隱曰寄送定州蘇尙書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  
蟬當復作兜牟齊武帝戲周盤龍曰貂蟬何如兜鍪對  
曰貂蟬生于兜鍪履常反用此事意言蘇公之才學不  
當臨邊然頗牧出于儒林古人以爲美談履常之言殊  
覺非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雁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  
燈暗數聲來六一居士汴河聞雁云野岸柳黃霜正白  
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幽怨羈旅聞雁聲而生愁思至

後山則不然但云遠道勤相喚羈懷悞作愁則全不蹈襲也

復齋漫錄云漢臯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孤雁凡物有羣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然予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為河南府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雁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意亦大非前句可及當以張君所記為失也

晁無咎

復齋漫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  
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  
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  
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  
天生好言語

苕溪漁隱曰無已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  
不迫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耆卿子唱好  
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  
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

之言殊過譽也

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于小詞舞低楊  
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媿六朝宮掖體無咎評  
樂章乃以爲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  
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慙  
慙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  
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  
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詞情婉麗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

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傲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尙文雅故有小樓吹徹

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

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荅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

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爲此輩發也

東臯雜錄云予昔爲太學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院池上壁間見東坡題詩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并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個解催詩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雨園鳩逐婦風徑燕將兒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畧所

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畧邀無咎晨過田氏遽起對  
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畧故  
有意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闌云上客驪駒至鸚喚  
銀屏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  
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  
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悄悄意空作  
江邊解佩情何寄

張右史

復齋漫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

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陽飛  
鳥外雪嶺大荒西

復齋漫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  
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文  
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  
垂角山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  
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  
獨難

茗溪漁隱曰夜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張右史集中佳

海陽叢書卷三十三  
三  
句也備成集中亦有之蓋誤收入非東坡所作李太白  
有云天清一雁遠文潛有云天形一雁高二句俱工未  
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  
爲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  
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  
將名氏乃仲容書耳苕溪漁隱曰文潛有昭陵六馬詩  
云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  
颯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鴛駘秦

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  
數監子縛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帝六合無塵埃艱難濟  
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  
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文潛得意筆  
也

溪堂居士

復齋漫錄云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  
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橫楊  
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



晚燈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年相見畫屏中只有關  
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  
爲苦因以泥塗之

復齋漫錄云晉許遜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  
與丹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  
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  
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昇來老  
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搖撼坤軸裂蒼苔包裹鱗  
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夫應

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  
朱亥袖往橫山打狂虜

張芸叟

復齋漫錄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乍成春服乍  
熱醞醅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着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  
歸岩冰春拆迅逸不可言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  
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懍仔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之  
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

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世以爲知言余謂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邪

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已嘗行于世矣余舊錄得百衲所作詩評今列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

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謀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尙墮在元妙窟裏東坡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發明殆盡萬斛泉流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以滑稽故罕逢醞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旣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  
畧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  
侯冠佩微露粗疎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  
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  
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  
詩雖乏丰骨而翻出清新方似學語之小兒酷令人愛  
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  
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  
新及第少年畧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

此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  
故閑得而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  
不得而知也已

王仲至

復齋漫錄云仲至與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閑燕堂卽  
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底暫回春欽臣已  
聞璧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愧紅妝翻曲妙  
喜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此境何時再

問津觀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  
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卽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  
家池上海棠洲

漁隱叢話卷三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張天覺

復齋漫錄云天覺旣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  
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于所御扇然  
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士門堪羅雀稱衰翁  
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于杜子美竟無宣室召  
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  
如此也茗溪漁隱曰東坡有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

鳥亦佳對也

茗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  
洪覺範有禁巒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有  
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  
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  
今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  
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  
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島嶼分諸國星  
河共一天言明君理亂一統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

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莽卓岩谷  
死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  
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  
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  
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廷而樂  
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  
馬喻勢利之輩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  
類可謂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悉皆  
類此覺範禁巒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

風俗如三絕句曰楸樹馨香倚釣磯  
斬新花葉未應飛  
言後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  
可忍醒時雨  
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時比  
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  
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  
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蒙以養正瑾瑜匿瑕  
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媿恥也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畚看成竹  
客至從嗔不出迎言唯守道爲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

作之如韓稚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  
閑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閑落雨滴餘花亦自香  
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  
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範舊遊天  
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  
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  
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  
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荅陳善詩卷三十四  
荅溪漁隱曰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  
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  
語善于敘事實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  
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  
于諷誦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  
聖之清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  
新矣

荅溪漁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  
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

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  
爲客苦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爲疑  
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爲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  
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  
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  
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  
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  
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

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  
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畧如此余後因  
讀外史檣杙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  
蜀人凡有勢力貨產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為詩  
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  
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  
當矣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  
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

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  
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  
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  
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刪  
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  
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  
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間韓不



漁隱叢言卷三十四 五  
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白云惚然再見儲光羲也茗溪  
漁隱曰余閱欒城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  
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  
再見儲光羲

復齋漫錄云子蒼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  
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  
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  
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游葆

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  
情好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  
何邪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  
遠近必隨人

茗溪漁隱曰東坡續麗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有周昉  
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  
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  
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  
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

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  
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復齋漫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  
生應渴解醒盃醉中不得相親問故遣青州從事來晉  
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爲青州從事謂青州有  
齊郡言到臍也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饒籍甚  
文章守會共紫微花下盃鈴閣晝閑思老病故交從事  
送春來意思頗同富有辨其優劣者

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黼爲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

子蒼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  
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廡堂又云已向叢  
霄侍玉宸榻來端爲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事曾是仙  
中第一人黃和固陵御製詩云君王龍記赭加卿卽其  
事也

復齋漫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  
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  
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温泉詩云

一道泉回繞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  
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茗溪漁隱曰  
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絕爲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  
必亞卿與妓別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爲雲逐畫  
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鬟觸事  
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不解  
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  
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茗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

立馬樓前待貴妃尙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  
余舊觀蔡天啟集中有此詩竟誰作邪

復齋漫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朝以詩  
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  
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  
爲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  
陰日暮擁堦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隔孤  
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年少  
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茗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于五言八句近體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尤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笑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盡瘦地日攜鉏蓋蘇夫在十虞字韻胥鉏在九魚字韻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茗溪漁隱曰余踏蹬銓選四十載拙固有之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况屢哦此一聯真余著題也以陵陽集徧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班陸

沉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有葡萄博名郡空餘苜蓿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絲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言甫以詩迂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爲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茗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筴子詩云看君眉宇真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

韻在清風兩腋爲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陳去非

若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風流丘壑真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卒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又憶洛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裏吹笛至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爲優詩說雋永云京師葆真宮垂楊映沼有山林之趣去非

將罷尚符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若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蓋用王筠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爲文每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榮冠鼇等集

四六談麈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

海隱叢話卷三十四  
方宅大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周明老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又見明老詩藁云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非故鄉若溪漁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

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經獻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暗借飄輪便獻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瞻同為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間乍闕仙韶曲禁裏還過獻武樓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嘗  
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正字以英廟諱蓋此四字出  
于漢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  
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汚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行撤  
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  
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  
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在公車或在金馬門  
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  
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大官衣

御府久汚玉堂殿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  
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畧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  
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  
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  
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若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  
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  
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  
事始于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畫景詩云雙峰上簾額獨鵲  
裊庭柯一裊字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  
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  
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  
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  
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  
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游洛水濱昨  
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

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  
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茗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  
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  
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  
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  
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  
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  
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



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

官職百年猶見典型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使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邪

幕府燕閑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卽請守相州茗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爲畫錦之

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

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迺知當

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臯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茗溪漁隱曰荆楚歲時紀云立春日悉剪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日帖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

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錯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冲元作皇帝閣春帖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

通雅言卷三十五  
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  
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  
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  
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尙少何況深妙之  
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子  
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歷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  
湖州取先生法以爲太學法遂著爲令傳者謂今五等  
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

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爲學舍太學  
西廡卽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許燈先  
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遺火者以皇城法論自是士始  
便之

四六談塵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  
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  
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  
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事嘗以其

海山言卷三十五  
間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爲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爲學士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滿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爲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爲優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

宮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員闕則事簡者兼遂削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爲稱也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氈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濡

毫通責費公移宋龍圖次道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馮瀛王爲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辭頭疎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晏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西垣舊事元豐宮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尙龕於舍人廳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拂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爲上差誤相承

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係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嘗

愛而誦之然余謂張特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菖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菖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

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  
比卽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  
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  
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  
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夷季幼槃或謝邁  
之字乎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邁之字  
無逸之弟也其謝夷季却別是一人

四六談麈云王荆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  
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

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  
兩觀塞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  
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詩鱷去溪潭韓  
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  
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茗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  
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爲第一山有詩云京洛  
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



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尚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屣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鬢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燕相將歸去淡涓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祿固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于是以太學爲無官

御史臺神宗謂舒亶曰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東臯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干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宗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硫黃至是疽發于腦自嚼其舌斷而死茗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爲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

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  
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  
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  
光景嘗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  
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呂成公  
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  
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臯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  
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

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  
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  
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  
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  
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  
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羣童各持松葉吮弄甚多時有  
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爲甘露露  
自天降而徧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

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元祐丙子渾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爲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

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揖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爲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頗爲未安因改爲三年之限若溪漁隱曰雲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浩爲餘杭人

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

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  
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  
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  
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古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  
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茗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羣公集  
並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  
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淺色意  
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薜蘿林結爲楚臣佩散落天女  
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

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春雲入夢東  
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茗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和殿裏  
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善事九秋霜露  
却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瑞香爲錦薰籠余嘗嫌其名  
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古詩一篇  
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體格其詩云佳人在空  
谷雙星思銀河契濶不有命盛時豈蹉跎娟娟匡廬秀  
如此粲者何香蜜綴紅糝寶薰罩宮羅幽窓下團欒微

風自婆娑寂寥千年初戢戢蓬艾多何階託方便百金  
聘猗儺赤欄青篾舫丁寧護根窠泥沙亦天幸扳聯入  
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岩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  
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温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茗溪漁隱曰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  
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宇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  
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  
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

缺霜濃細藥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峰子落驚湍夜蟾  
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顧  
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  
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  
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夢一枝喚起  
幽禪万俟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江意深綠護  
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  
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岩桂却是因遺子不自月中  
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

仙藥香外無香比

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醪醢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棋楂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

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  
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  
更爲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爲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蕤械樸也芄  
芄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烟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  
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標之物雖微  
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蘊藻之類邪

漁隱叢話卷三十五終

